



一本失掉了的軍事筆記

丁力等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一本失掉了的軍事筆記

“長江文藝”編輯部編

丁 力 等 著

高 季 方 插 圖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6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反特小說兩篇，內容都是反映我國防部隊與暗藏的和偷襲我國海防的敵特作鬥爭的故事。作品告訴了我們，敵人對我們的革命事業是極端仇視的，他們狡猾無恥的用各種手段進行破壞。但是他們這些卑劣的企圖，終于遭到我們的人民戰士全部粉碎。

一本失掉了的軍事筆記

“長江文藝”編輯部編

丁 力等著

高季方插圖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三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湖北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2-1/2 印張·40,000 字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0

統一書號：15647·15

目 錄

一本失掉了的軍事筆記·····	丁 力(1)
海上巡邏·····	嚴敏 梁 信(38)

一本失掉了的軍事筆記

丁 力

軍事筆記的第一頁，印着這樣的條文：

“執軍事筆記者，要嚴密保存，并接受上級和保密室不定期的檢查，以免遺失泄密！”

星期六的晚上。

這一假日，給人們帶來的是愉快歡樂，但同時也帶來了忙碌。

劉非，穿過繁鬧的廣場，走進拥挤的人群，為了趕時間，他有时不得不在汽車鳴號中跨過街心。這時，交通警就拿起喇叭筒，大聲的向他呼叫：“小心汽車，靠右邊走！”可是他理也不理，一直的又向前奔去。

各種車輛的馬達聲、鈴聲、人們的歡笑聲、擴音器放出周末晚會的歌曲聲響成一片。

汗水已經濕透了他的軍裝。

這周圍的一切，一點也不影響他思索那個急迫的問題——這樣晚了，她會生氣吧！想到這些，使他越發急躁起來，兩手互相摸擦着，捻着，隨之，腳步一步一步的加快。

並沒費很大的工夫，就找到了斜陽巷。當他走進巷口

的時候，渴望的急切的向前面望了一下，這時，一種喜悅又夾雜着胆怯，一起拥上心头。畢竟喜悅是占着優勢，所以一對歡欣的眼睛，始終沒離開台階上的姑娘，並直撞的走到她的面前。

他仔細的又是愛慕的注視着她。之後，用一種自責而又安慰對方的口吻說：“你等久了吧？周晶同志！”

“不，你看！”說着，她把手腕伸出來，送到他的眼前，那白色表盤的指針，是八點十五分。“你才晚來了十五分鐘啊！”她說完輕鬆的甩了一下頭髮，看來，同樣十五分鐘的時間，並沒有像他一樣的折磨過她。

劉非看看自己的表，也是八點十五分，自己因為剛才過度的急迫，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似乎不是說給她听，可是聲音又不可控制的傳了出來：“我覺得好像晚了很久！”

她遞過一張白色的抽紗手帕，安慰的說：“看你急的，擦一擦汗吧！”

“不！我有！”他習慣的掏出自己的小方毛巾，擦了起來，忽然他覺醒的停止了，“啊！是她給我手帕擦臉！”這時他才感到不應該拒絕她的好意，當他重新想接過手帕時，她已經把手帕放進衣袋里去了。他用手打了兩下后腦勺，結束了這一閃而又那樣深刻的思潮，隨着她走向屋裡去了。

這是他們認識的一個半月來他第一次应邀到她的家里，那是星期四中午，在她寄給他的一封信里提到的，當時他在回信中約定為星期六晚八點。因為軍官臨訓隊召開團支部大會動員下一周的射擊，占用了晚飯後的時間，致使他晚來了十五分鐘。為這十五分鐘，直到現在他的心還在激烈的跳動着。

房間就她一個人住着，有個老式的衣櫃，一張寫字台，和一張鋪着白色床單的床，這些分布在不同的角落裏；一個茶几擺在窗下，周圍有兩張沙發；這一切都顯得整齊、朴素、雅靜的擺設，完全適合了劉非的愛好。他細致的看着每個角落，覺得這個主人的生活習慣是這樣接近自己的性格，因此，滿意的慶幸的笑了。

“笑什麼？請坐吧！”周晶指着寫字台旁邊的椅子說，“房子很零亂！”她並不知道客人對她這個歉意的反應，因為她說完之後就走向門口，把頭伸到外邊喊道：“媽！拿開水來，快一點！”

劉非本來要對她的謙虛給一個反對，但因為她說完就走了，於是把要說出的話又壓了下去，慢慢的坐了下來。玻璃板底下，放着一張主人的四時照片，不知道是由于光線的充足，還是感情的激動，那兩個脛仁的中間，銜着兩個閃亮的水珠似的東西，照片下邊寫着：

希望在將來！ 周晶

劉非看着這張照片，才想起自己為她帶來的照片，他邊掏邊說：“你要的照片，我帶來了，可是不太好！”他正要將照片放在玻璃板上，這時門被推開，然後走進來一個年近四十的婦人，他看得出這是周晶的母親，她右手托着的茶盤上放着兩只茶杯，左手提着熱水瓶；他恭敬的站了起來，熱情的道謝，“啊！謝謝你，大娘……”可是他覺得這位婦人是非常冷淡的，真難以叫人相信，她會養育出那樣熱情的女兒。

周晶找出了兩盒咖啡糖，她並沒注意到劉非因熱情而遇到冷淡的窘態，頭也不抬的對那婦人說：“你出去吧！”

刘非因为听到她这样不恭敬人的口吻，觉得很奇怪，等妇人出去之后，他問周晶道：“那不是伯母？”

周晶把咖啡糖打開放進了茶杯，然后非常親切的說：“是媽媽！”

刘非能听得出，“是媽媽！”这里边親切的成分并不是对她媽，而是对自己，正因为这种感觉，他才產生了对这个母女關係异常的印象，同时心里也不自主的，輕輕的責备了她一下，而这种責备也許是出于關心和爱慕吧。

周晶把一杯沏好了的咖啡茶送到刘非面前，然后拿起刘非放在桌子上的照片說：“你的照片拿來了？”她打開了紙袋看了一会之后，对刘非投送了一个感謝的目光。她从抽匣里取出一張白色的，大約有六方吋的道林紙，“我要把你的照片放在這張紙上。”她沒等回答，又繼續說：“來！簽个名好吧？”

刘非看着她把自己的照片斜放上了一角，并且端詳着，就拿出鋼筆說：“当然要簽名字了！”

周晶把照片又移動了一个位置，自己覺得这样很滿意，于是說：“就光寫个名字吧，不要那些囉囉嗦嗦的話，你看好不好？”說完，又期待的撒嬌的注視着他，这种注視像不可推開的水一样逼迫着他，刘非停頓了一下，当他意識到不可提出反面意見的時候，自己也默許的笑了。他拿起筆，在像片下面寫下了名字，這時，他覺得輕松了一些，不安的情緒已經消失，他慢慢的喝着咖啡茶，也就是隨着咽下肚里的咖啡茶，又把他拖入似苦又甜的境界去了：那就是今天要不要向她表達自己的愛情？又如何表達呢？

周晶整理了自己的服裝之后，他們到公園去了。在去

公園的路上，他陪着她到郵局寄了一封信，快要到公園的時候，她才想起一件事，因問道：“你为什么晚來了十五分鐘呢？”

劉非被問，覺得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他希望她能諒解，為取得這一諒解又不得不說。周晶很敏銳的看出了他的為難，於是像不太關心的說：“如果是你还不相信我，或者是軍事上的秘密，我就不追問了！”

劉非對她這種“寬恕”很高興，他也想到：“她是大學生，祖國未來的建設者，沒有什麼問題，但尽管如此也要遵守紀律！”可是擺在面前的問題如果不弄清楚，對友誼的發展會有妨礙的，想到這裡，他才暗示的說：“下一周我就可以回來了，那時就不要再延長時間了。”

“下一周你們的學習就結束了？”

劉非沒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公園里的游人很多，他們散布在林蔭路上，小橋旁邊，有的則高聲談笑，有的則低言私語，還有時不知為什麼從什麼地方傳來嘰嘰喳喳的說笑聲。

晚風迎面吹來，在風中帶着白蘭花的香氣，使人不能不深深的吸一口這清新的氣息，來驅趕疲勞和緊張。

劉非和周晶默默的走着，劉非時常為那些談笑私語所吸引，然后又下意識的把眼光轉到周晶身上，探找她對這些場面的感受。

兩個人在一起走着，在形式上看，兩個人完全可以說出各自心里的話，然而在心靈和理智上覺得又是這樣遙遠！這樣沉默的過了很久。

“你會划船不？”周晶問。

“划不太好！”刘非說完才想到划船会好一些，于是紧接着說：“我們划一划看！”

周晶的身子側出艙外，用一只手划着水面，刘非的头也傾斜的注視着周晶，几次像要提出問題，但又几次的等待对方提出他要提出的問題的綫索，因为这种矛盾和等待，他有时甚至想跳出船去，逃出这种痛苦的糾纏。時間白白过去了，寂寞終于被周晶打破，她把划水的手抽了上來，像已經把考慮的問題，一个个拋到后边去，拋完了，再接着拋的即已是答案一样。她慢慢的擦完了手，抬起头來对刘非說：“我們回去吧！”

这个提議，使刘非感到如此突然，他一時考慮不出如何回答，但看她已經把手擦干淨，像已經決定要回去了。“回去？”刘非考慮着，既然她要回去，再勉強玩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大兴趣，于是他決定的說：“好，回去吧！”

也許周晶所需要的不是这个同意的回答，她沒作声，也沒有積極的調轉船的方向，這一點由于刘非一時的扫兴沒有察覺到，当他把船头調轉回來的時候，她又把那一只手放到水里去了。

船靠了岸，他們跳下船來又沿着小路走着，快要出公園的時候，周晶突然的說：“你沒有什么事要跟我說嗎？”

這一句話立刻赶走了刘非心里的陰暗，他站了下來，毫不慌張的說：“假如我要告訴你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那么我說出來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我？”周晶把兩只眼盯住刘非，企圖以自己的自尊和傾心來征服他，但她立刻感觉到刘非的自尊却高过了自己，这样她才把目光移向一边，低下头來。經過了一下沉默，

又自動的轉回頭往公園的深處走去了。

周晶走在前面，并且向着前面說：“我不会有別的意見！”

刘非激動的拉住了她的手：“那么就讓我告訴你：我愛你！”說完他想把她抱在懷里。

周晶慢慢的把手抽了回來：“我要問你！你既然宣布了愛情，那么你会珍惜它嗎？”

“当然……”

“你先不要忙着回答，我說的是：愛情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永远是忠實的。他們之間，是永远毫無條件的忠實和信任。这样，我們才能永远生活在幸福的世界里！”

刘非把周晶送到斜陽巷口，兩人分手了。

周晶回到家里，並沒有馬上休息，她在思考着一個問題：他們下周就結束了，好快呀！……她沉思了好久。

後來她出去到公用電話處向國營牛奶廠打了一個電話，對方很快就找到了她要通話的人，她告訴對方：“我訂的牛奶下周就到期了，你快點把發票送來，我要用發票去買糖。”她用奇特的聲音重複着“發票”兩個字。

打完電話，她才安心的回家休息去了。

二

刘非回到臨訓隊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多鐘了。跟他住在一個房間里的王中正在翻着軍事筆記，默讀着里邊的條文。

刘非進得屋來，把衣帽扔在床上，隨便的說：“你还

沒有睡？”說完又着手解鞋帶。

王中放下筆記，看刘非的情緒很緊張，臉色又很紅，甚至眼睛都紅了，因問道：“你喝酒了，刘非？”

“酒？”刘非驚奇的問着王中，也問着自己，然後兩只手擦了一下臉，他确实覺得臉都有些燙手呢，又懷疑的問王中：“我的臉很紅嗎？”

“是啊，連眼睛都紅了！”說着，王中也脫下衣服，把軍事筆記放在枕头下边，准备睡覺了。

刘非一向不喜欢喝酒，他認為一个年輕人喝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怕人对他留下个喜欢喝酒的不好的印象，他对王中說：“沒有，我沒有喝酒！”

王中正在思考着軍事筆記上的一个問題，刘非的話他一點也联系不起來，想了一下，才記起剛才他說刘非喝酒的事。“啊！……”他也不想对这件事再說下去，翻了个身，又繼續思考着軍事筆記上的一个問題。

刘非靜坐着，沉思了一会，想道：“为什么臉这么紅？走路太急了？不！这也許是……”他又俯身解開鞋帶，一切都准备停当，拿出日記本寫道：

“爱情之所以珍貴，是因为它永远忠实，对愛人不忠实是可耻的！……”

他寫到这里，筆，立刻停止了，想道：“假如他們的道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也要忠实嗎？”他这样在心里自己問着自己。可是這個問題馬上又为另一个問題所代替。“我們都是生長在同一个時代的青年，道路上会有什么不同的呢，不会的！”他想到这里，又提筆在日記本上寫道：

“她的照片還沒給我，她会給我的……我已經生活在感

情的世界里了，多幸福啊！”

王中所思考的問題沒有弄明白，他又翻開了軍事筆記，但一翻開，馬上就記起了，于是又放好了筆記，死死的記了一下那個問題，然後放心的把它放棄了。他看劉非在寫日記。當劉非把日記本放起來要上床睡覺的時候，他想：“劉非最近忙的厲害，但學習很不好，以同志的感情我有責任幫助他！”想到這裡，他出於真誠的友誼，同時是商量般的說：“劉非同志，過幾天就要考試我們學過的課程了。如果可以的話，明天我們一起復習筆記好嗎？”他怕劉非的回答是否定的，於是緊接着就動員般的說：“等臨訓結束了，回到原工作崗位，什麼問題都可以搞下去！”

劉非放下了蚊帳，他同意的說：“當然可以，我明天沒什麼事了！”因為他已經向周晶說明了要考試的原因，所以他很痛快的答應了王中的提議，可是他並沒有為復習考試作更多的考慮。

燈光消失了，一切都進入了沉靜。

夜，最好的想像時機。劉非躺在床上，他的思想在幻變着，他一下子想到幸福的將來，一下子又想到不久的過去，當一切問題都好像一同躺在他身邊的時候，而且是安靜的等待着解決，他同它們一起入睡了……

星期天照例是晚起床兩個小時，在平常起床的時間，劉非習慣的醒了，到廁所去了一趟回來之後，就再也睡不着了。這時王中翻了個身，劉非以為他也醒了，可是翻身之後的王中仍香甜的睡着。

太陽已經升起，劉非走到院內。這時，挑糞的人，送牛奶的人，在臨訓隊周圍忙碌着。劉非越過有露水的草地，

順着小路向外邊去了。

起床號響後不久，值星隊長在院內高聲的傳達：“為了不影響我們的學習，在早飯前保密室要檢查軍事筆記，各班長把筆記一起送到隊部去！”

劉非從外邊回來，聽說要檢查筆記，就急忙向屋裡走，不小心，險些碰碎擺在門旁的牛奶瓶。

王中正在洗臉，他沒听清楚值日隊長說些什麼，於是問劉非：“什麼事？”

“保密室來檢查筆記。”劉非邊答邊找出了自己的軍事筆記本，拿起來翻了一下，里边沒夾着別的東西，很快的走出門來。

王中抬起滿是肥皂沫的臉，喊道：“哎！劉非同志，把我的也帶去！”

“在哪兒呢？”

“在枕头底下！”王中用胳膊示向靠里边的一头。

劉非伸手在枕头底下摸了一下，沒摸到，又彎下腰掀開枕头，也沒有，掀開床單也沒有，他急速的掀起毯子，被子，蚊帳上……都沒有。“沒有啊！”劉非又看了看床底下，還是沒有：“哎！沒有了。”

王中擦着臉，不慌不忙的說：“看你，把東西翻了个底朝上，筆記本都沒找到；要是讓你找个二吋的姑娘照片，你早就找到了！”

劉非并沒反駁：“哎！你还開玩笑，真沒有了！”

王中把手巾扔進了臉盆：“还跑得了！”他走近床頭，劉非站在一邊，看着他翻弄着自己翻過的地方。他翻一件，希望就少了一點，而動作也就快了一些；到翻第二遍的時

候，东西都移動了位置，汗珠从額角一顆一顆的进了出來，又不時的擦着自己也不相信的眼睛：“真沒了？”

王中看刘非还站在这等着，刘非因为自己覺得沒找到，也不好離開，王中怕耽誤兩個人，就叫刘非先一个人去交了。自己还沉着的說：“我慢慢找！”

刘非送筆記回來，看到王中把所有的东西已經擺開，他正在到处尋找着，甚至把衣袋也翻了過來。

刘非把自己床上床下也找了个遍。



“丟了！”王中頹然坐在床沿上。

“丟了？”刘非站在門口向門外近旁巡視着，“丟了！”

王中坐在隊長面前，低沉的說：“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還翻了它一下，我記得很清……”

隊長懇切的安詳的說：“王中同志，你再想一想，是不是昨天晚上看的不是它！你要知道，丟了一本軍事筆記，不單純是處分你個人的問題，這關係我們解放台灣以至保衛祖國的整個問題！你再想一想，昨天到外邊去復習是不是忘記帶了回來？”

隊長越講下去，王中心里越着急，越难过，他剛想再一次證明自己沒有丟在外邊，門外傳進來一個清脆的報告聲：“我可以進來嗎？”

“請進！”隊長頭也不抬的答應。

張明夫走進屋來，向隊長敬禮後說：“隊長同志，按照您的要求，劉科長派我來幫助工作，請指示！”

隊長跟他握了手，招呼坐位，然後對王中說：“你先回去吧！並且通知劉非同志，今天你們不要外出！這不是懲罰！”

“是！”王中退了出去。

隊長走到門前，把門關閉，回頭對張明夫說：“張助理員同志，我們這裡發生了事情，在今天早晨，發現丟掉了一本軍事筆記，就是剛才那位同志的。泄密的程度你比我會想得更周到，所以請你們來幫助尋找！”

“是！隊長同志！這是我們保衛部門的責任。我想您會介紹一些有關情況吧！”

隊長繼續說：“跟王中住在一個房間的是宣傳部門新提升的見習助理員劉非同志。根據王中自己証明確實是昨天夜間或今天早晨丟失的，因為昨晚十一點多鐘他還在翻着筆記。其他的要你自己親自去了解。噢，還有就是劉非同

志昨晚十一點鐘回來的，這雖不是違犯制度，但對你可能有些幫助！”隊長因為這件事弄的精神很不好，同時因為他一邊介紹情況又一邊思索問題的根源，所以聲音低而且話語慢。

張明夫知道在這一時找不出線索，覺得有必要到現場去看一看，又應當找劉非談一談，更擔心時間拖長，會給偷筆記者一個極大的機會，於是將自己要進行的步驟跟隊長談了出來，隊長表示同意，張明夫敬禮告別，直奔王中劉非二人的宿舍去了。

到下午，張明夫了解了全部情況，他帶著這些情況，在辦公室裡等待着劉科長的到來，並且反覆的思索着這些情況，他知道：劉科長是個極其細致的人，他善於在那“沒有問題”中去尋找問題，背地里人們都叫他“沒有問題的問題”。是的，在歷次鬥爭中由於他這善於尋找內在邏輯的腦袋，破獲了很多案件。

而今天張明夫則似乎很有把握，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問題了。

科長進來之後，把夾在腋下的兩個檔案袋放在桌子上，然後安穩的坐下來，等張明夫報告。

“科長同志！”張明夫打開記事本：“昨天晚上他們睡覺的時候，軍事筆記本給王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就証明了軍事筆記本是在十二點以後才有丟失的機會。今天早晨，五點半鐘這是他們平常起床的時間，王中習慣的醒了一下，他翻了個身，覺得劉非的床响了一下，似乎劉非起床了，而他又睡下去了。劉非是五點半起床的，起床之後他到街邊去了一趟，說是為洗衣服去買肥皂，但肥